



汉广陵国玉器

JADE WARES OF GUANGLING
IN HAN DYNASTY

扬州博物馆 天长市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英文提要: 张 旻
封面设计: 陈蛮蛮
版式设计: 李 红
责任校对: 安倩敏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张征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广陵国玉器/扬州博物馆, 天长市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8
ISBN 7-5010-1471-X

I. 汉… II. ①扬…②天… III. 古玉器—中国—汉代
IV. 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896 号

汉广陵国玉器

扬州博物馆
天长市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10.75
2003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471-X/K·711
定 价: 16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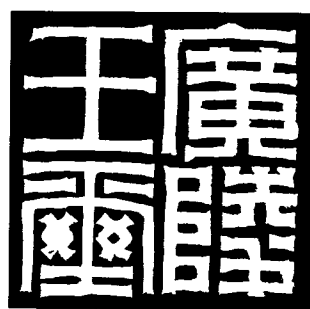
汉广陵国玉器

扬州博物馆 天长市博物馆 编

主编 徐良玉

副主编 周长源 赵树新

文物出版社



漢廣陵國

漢高祖劉邦建立漢王朝後行郡國制分封同族劉姓為各地諸侯王廣陵先屬荊後屬吳江都廣陵受封王侯達十六人自吳王濞起廣陵均為封國都城所在潁時轄大江南北三郡五十三城招納流亡鑄銅為錢伐木為船經營凡四十餘年廣陵漸次繁榮後經歷代諸侯王營構廣陵遂成江淮間經濟實力雄厚之大都會也武帝元狩六年封皇子胥為廣陵王改江都國為廣陵國轄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四縣宣帝五鳳四年胥坐祝詛事自殺國除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為廣陵王自元帝初元二年至孺子嬰居攝二年先後封為廣陵王者計五人王莽時國絕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復立廣陵郡轄廣陵等十一縣明帝永平元年改廣陵郡為廣陵國遷山陽王荆為廣陵王明帝永平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並傳國於後



汉 广 陵 国 玉 器

主 编 徐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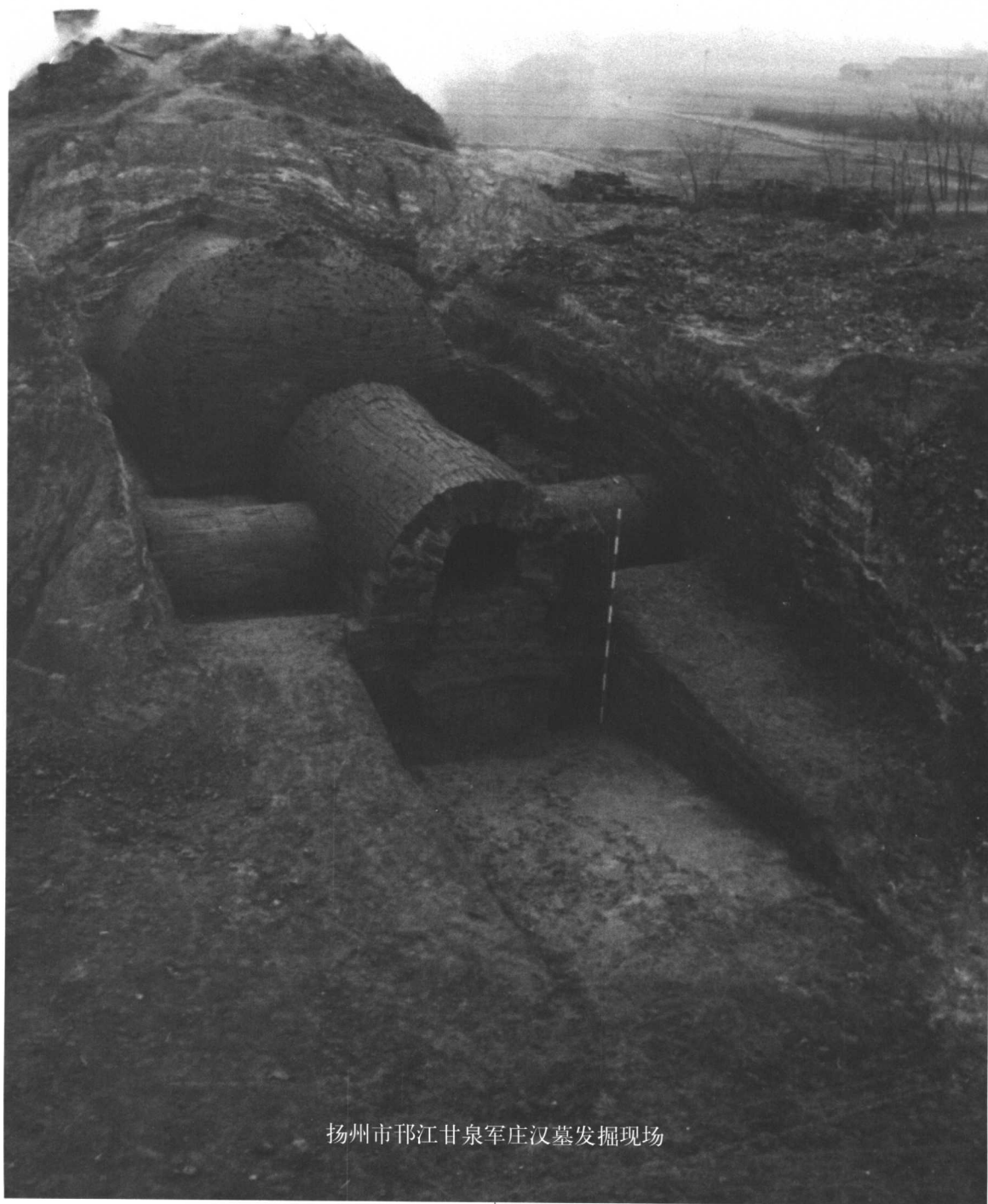
副主编 周长源 赵树新

撰 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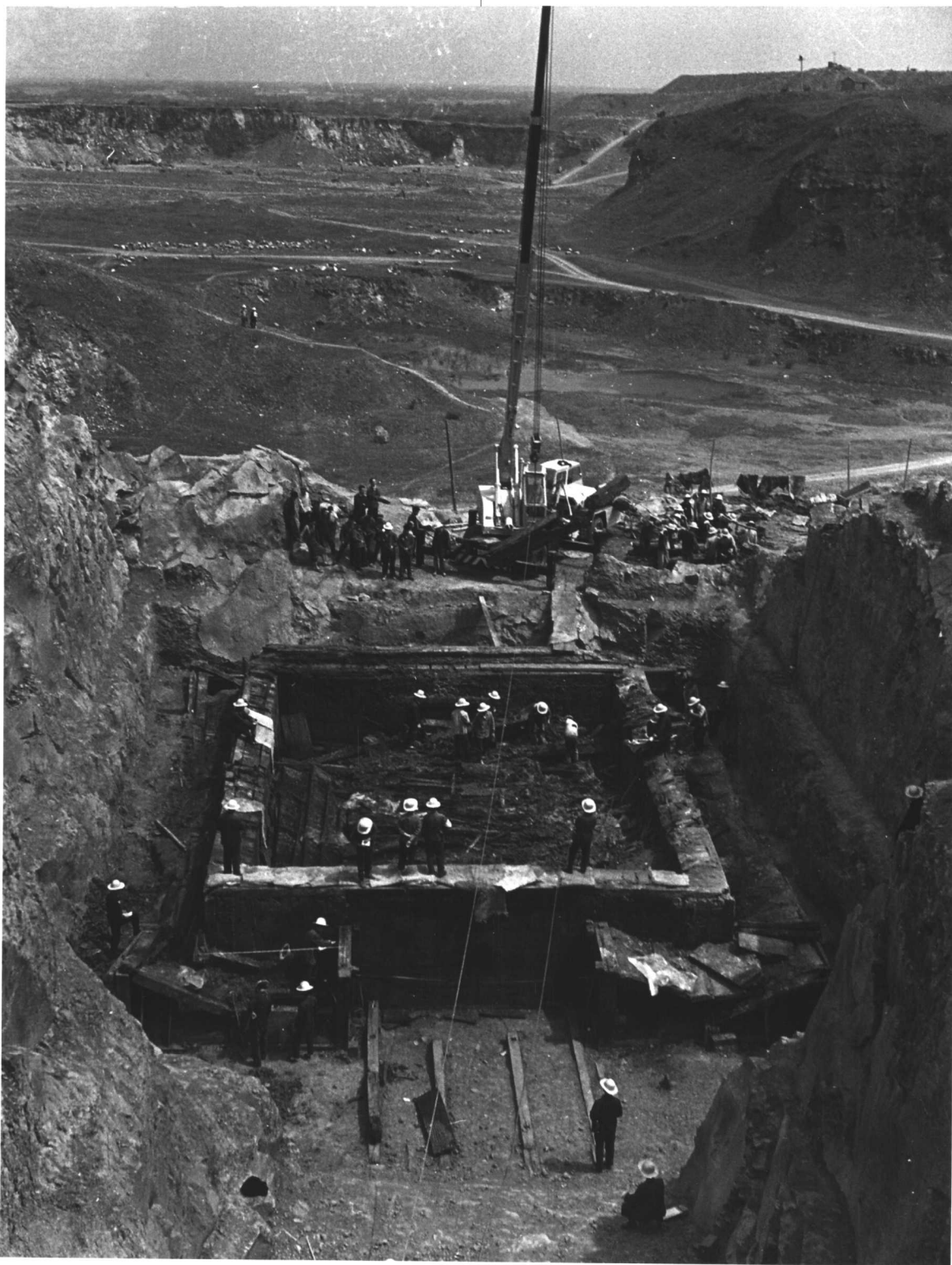
马富坤	王 冰	王晓东	印志华
孙庆飞	纪春华	朱正芳	朱育林
刘 勤	李则斌	李建广	李 斌
张元华	季寿山	周长源	赵树新
赵 进	施 庆	徐良玉	

摄 影 王晓涛

拓 片 周长源



扬州市邗江甘泉军庄汉墓发掘现场



扬州市高邮天山乡神居山汉墓发掘现场



徐良玉	
论扬州汉墓出土玉器	8
赵树新	
天长三角圩桓平墓玉器	17
周长源	
扬州出土汉代玉器替代品——玻璃器的研究	20
图版目录	28
图 版	31
扬州博物馆	
后 记	167

论扬州汉墓出土玉器

● 徐良玉

扬州，古称广陵，南临长江，中贯运河，自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以后，即以地扼水路交通枢纽之利，带动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商贸都会。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实行郡国制，分封功臣和同族刘姓为各地诸侯王，广陵先属荆国，后属吴国、江都国、广陵国（郡），受封王侯达十六人以上。自吴王刘濞起，广陵均为封国之都城所在。刘濞时，辖大江南北三郡五十三城，招纳流亡，开发资源，铸铜为钱，伐木为船，经营四十余年，奠定了汉代扬州繁荣的基础，后经历代诸侯王的再度发展，广陵成为江淮间经济实力雄厚的一大都会。据载，汉武帝刘彻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封皇子刘胥为广陵王，改江都国为广陵国，辖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四县；汉元帝刘奭初元二年（公元前 47 年），封刘胥子刘霸为广陵王。从公元前 47 年至公元 7 年先后封为广陵王的计有五位。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 42 年），置广陵郡，辖广陵等十一县；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改广陵郡为广陵国，迁山阳王刘荆为广陵王；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 71 年），封刘荆子刘元寿为广陵侯，并传国于后。

1949 年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扬州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代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南京博物院和

扬州博物馆在扬州市郊、邗江、仪征、高邮、宝应等地发掘了一批汉墓，出土了丰富的汉代文物，其中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出土玉器的汉墓，墓主身份尊贵、地位较高，其中有一些墓的墓主可以确定为王侯及其家族成员，小型汉墓中则极少有玉器出土。出土玉器的汉墓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也有其他时期的少数玉器出土。虽然扬州的大型汉墓大多早年遭盗，随葬玉器详情不明，但劫后所余仍不乏精品，表现出很高的琢玉水平。下面即简述有关玉器出土的情况。

1977 年发掘的邗江甘泉“妾莫书”西汉木椁墓^[1]，木椁长 7、宽 4.5 米，为二椁一棺女性墓葬，时代为西汉昭宣时期。墓内出土玉器近 30 件，玻璃衣片近 600 片。出土玉器有：璧 6 件，璜 7 件，觿 2 件，环 1 件，鞞形佩 2 件，玉舞人 3 件，嵌玉铜带板 1 件，玉贝饰 9 枚，还有兽面嵌饰、勾云纹嵌饰、三角形和菱形嵌饰以及玛瑙饰件等。

1980 年发掘的邗江甘泉双山 2 号东汉砖室墓^[2]，墓室南北 8.8、东西 9.6 米，为东汉广陵王刘荆的陵墓，时代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墓内出土玉器 17 件，有虎钮玛瑙印、滑石猪、玉翁仲、琥珀饰件、玉管、玉珠、玛瑙管及金器上所嵌水晶和绿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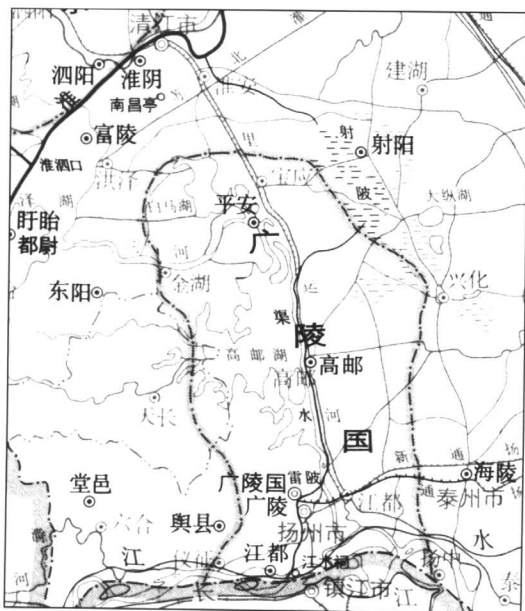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掘的高邮天山乡神居山两座西汉墓，为“黄肠题凑”式大型木椁

墓。1号墓237平方米，2号墓规模略小于1号墓，为广陵王刘胥及其妻的陵墓，时代为西汉中期。发掘报告尚未发表，出土玉器约20件，有璧、环、蝉、玉管、剑首、玉衣片等。

1984年发掘的邗江甘泉老虎墩东汉砖室墓^[3]，墓室长14、宽8.65米，为东汉前期某位广陵侯的墓葬。出土玉器有辟邪白玉壶、螭龙形玉环、“宜子孙”螭凤纹璧形佩、玉具剑饰（首、格、璏）及铜器残件的兽足上所嵌绿松石。

1985年发掘的邗江杨寿宝女墩104号新莽墓^[4]，为二椁一棺女性墓，木椁长5.06、宽3.26米。墓内出土玉器有玉猪1对，玉塞2件，玻璃衣片19片，并出土有“广陵服食官钉（鼎）第二”等铭文铜器，墓主与广陵王室有密切关系，为宝女墩大墓的陪葬墓。

1985、1988年先后发掘了邗江甘泉姚庄101和102号汉墓^[5]。其中101号汉墓为夫妇合葬墓，木椁长5、宽3.1米，时代为西汉晚期，墓内出土玉串饰1组，其中有珠、管、羊、壶、胜、鸟、工形器等微雕饰品；102号



西汉广陵国疆域图（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墓也为夫妇合葬墓，木椁长5.38、宽3.31米。男棺为西汉晚期，女棺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以后，墓内出土玉器10件（组），其中男棺内出土有玉猪1对，玉肛塞1件，玉带钩2件，白玉蝉1件，玉鼻塞1对及玉具剑饰（格、璏、秘）；女棺内出土有玉猪1对，玛瑙、琥珀印各1件及玉串饰1组（有葫芦、羊、鸽子、兽、管微雕饰件）。

1985年发掘的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木椁墓^[6]，墓口长9.1、宽4.25~6.25米，椁室由外藏椁和正藏（棺椁组成）两部分组成，为夫妇合葬墓。时代为西汉中期，墓主与江都国或广陵国王族有关。在男棺内死者胸部出土玉璧1件，耳珎1对。

1989、1990年发掘仪征张集团山西汉木椁墓4座^[7]，时代约在公元前153~公元前127年，为江都王刘非陪葬墓。1号墓（女性）内出土玉璜2件，置放于死者胸部两侧；2号墓出土圆形玉饰片1件，玉饰残片1件（可能为含玉）。

1991年发掘的邗江甘泉巴家墩西汉墓，为大型木椁墓，木椁长8.5、宽6.94米，二椁一棺，墓葬年代为西汉昭宣之际，墓主为西汉广陵国的高级贵族，墓内出土玉器30余件，其中西汉玉器20余件，有璧8件，璜2件，玉卮1件，玉环3件，玻璃塞1件，还有觚、圭、书刀、贝、舞人等残片及玻璃衣残片、玛瑙残片。春秋战国时期玉器12件，有觚3件，璜2件，龙形佩1件，亚字形饰2件，还有璜、龙形佩、环等残件。

此外，1967年扬州市郊西湖砖瓦厂出土玉璧8件，另在扬州邗江甘泉三墩东汉墓、扬州北郊东风砖瓦厂汉墓群、扬州郊区平山养殖场汉墓群、扬州西湖胡场汉墓群、扬州邗江杨庙木椁墓、扬州甘泉军庄东汉墓、宝应汉墓群等，都出土有少量玉器。

扬州汉墓出土的玉器，品类丰富，造型优



高邮神居山西汉墓内棺顶部出土“谷纹玉璧”时的情景

美，雕琢精细，有不少精品，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注目，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扬州汉墓出土的玉器约有 200 件，20 多个品种。这些玉器可分为五大类（前四类为汉代玉器）。礼仪用玉有璧和圭。装饰用玉有璧、环、璜、觿、龙、舞人、鞞形佩、司南佩、翁仲、严卯、耳瑱、玉串饰（珠、管、胜、花蕊形饰、壶、鸟、羊、鸡、鸭、辟邪、鱼），其中装饰配玉还有贝、管及铜带板嵌饰，并有亚字形、菱形、三角形、兽面纹、勾云纹嵌饰件和玉具剑饰（首、格、璫、秘）、刀饰（琕）等。生活用玉有辟邪玉壶、卮、带钩、印。丧葬用玉有璧、猪形握、蝉、塞（耳、鼻、肛、阴塞）。传存的春秋战国玉器有璜、觿、龙形佩、璧等。

（一）礼仪用玉

汉代礼仪用玉，主要是璧和圭两种。中国是礼仪之国，传统的礼制在先秦时期已形成。《周礼·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

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在 1989 年发掘的扬州西湖胡场 7 号西汉中型木椁墓中，出土两件青玉圭，素面，上端为三角状，下部为长方形，尺寸较小，应该有礼仪和显示身份、地位的作用。

扬州汉墓出土的玉璧较多，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璧除用作礼天的苍璧外，还有多方面的用途，这次选录的 20 余件璧可分为六种形式：Ⅰ式璧，纹饰单一，璧两面饰谷纹，质为灰白玉和碧玉。Ⅱ式璧，内外圈二组纹饰，有外圈四组合首变体龙和鸟纹，内圈蒲纹、涡纹璧；有外圈三组合首变体龙和三组对凤相间纹，内圈蒲纹和涡纹璧；有外圈四组合首变体龙和内圈蒲纹璧；还有外圈二组合首变体龙和内圈蒲纹璧。内外组之间均用绶纹圈相隔，玉质均为青玉，尺寸不一。Ⅲ式璧，两面饰蒲纹，有的加饰涡纹，有的单面蒲纹，质为白玉和青玉。邗江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出土的一件半璧，是人为锯成的，有着特殊的含义。Ⅳ式璧，素面，质为黄玉和青玉，高邮神居山 2 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青玉璧，边上刻有“上合”铭文。Ⅴ式璧，出廓形，出廓部分与璧体透雕，双面琢刻“宜子孙”吉祥语铭和螭凤装饰纹样。Ⅵ式璧，用春秋战国时期大型螭凤、谷纹璧改制的中型玉璧。由于扬州汉墓绝大部分在历史上被盗掘，因此确定璧的用途有一定的难度，现根据出土情况作以下分析。

第一种是礼仪用璧，高邮神居山 1 号王陵中出土的青玉大璧，是按蒲纹格局装饰的谷纹璧，放置在内棺顶上中部（相当死者的胸部），内棺天花板饰云气纹，象征上天（扬州有些汉墓棺内天花板饰星象图），此璧当为礼天之用。另外，甘泉巴家墩西汉墓内出土一件青玉大璧，直径 28 厘米，内圈饰蒲纹加涡纹，外圈为四组变体合首龙纹，内外圈饰间用绶纹相隔，是扬州汉墓出土尺寸最大的玉璧，可能也



是作为礼仪用璧。第二种是辟邪用璧，高邮神居山2号陵墓中出土一件青白玉璧，上饰蒲纹格局的谷纹，并附有铜泡钉，将璧固定在棺内。还有仪征烟袋山汉墓把璧放置在死者胸部，该青玉璧外径15.2、内径2.7厘米，两面浅刻纹饰相同，内圈刻蒲纹，外圈刻两组对称的变体对龙纹。西湖胡场汉墓有装饰在面罩顶部和两侧的玻璃璧，漆面罩是江淮特有的葬器，上饰云气纹。以上情况表明，这类璧具有辟邪作用。第三种应属丧葬用璧，这些青玉璧放置在棺内，有一定的数量，部分制作简单。第四种是装饰佩璧，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有“宜子孙”螭凤纹出廓璧，出土时与玉具剑放在一起，这种有吉祥语铭的璧属装饰佩玉。璧的用途广泛，除此之外它们还有朝贺、馈赠、陈设、悬挂等作用。

（二）装饰用玉

环：扬州汉墓出土的玉环多作装饰佩环，亦有实用环，质为灰白玉和青玉，品种从纹饰上分有谷纹环、绉纹环、素面环、龙形环、龙猪鱼云纹相间的透雕环，其中甘泉老虎墩东汉砖室墓出土的“螭龙双圈环形佩”十分稀见。此环龙张口露舌，环绕两圈，在首尾相接的红黄色晕斑处雕一小螭，螭缠绕大龙，生动活泼。该环集透雕、阴刻线、浮雕技法于一体，在玉环的正面和反面表现了螭龙的正反形态，极为优美。

玉璜：璜多用于佩挂。汉墓出土的玉璜均为装饰用玉，质为白玉和青玉，有谷纹璜、素面璜、双龙首同体璜、云龙纹透雕璜形佩。尤以云龙纹透雕璜形佩为稀见。该佩为甘泉“妾莫书”西汉中期墓出土，白玉质，片状，其双面雕饰为国内罕见。儒家认为，彩虹是天龙饮水，玉璜便是模仿像天龙饮水的彩虹而来，因此玉璜多呈同体双龙形，仿佛是天空中的彩虹。

玉龙：这次选录的3件玉龙，一件为白玉龙形佩，另两件为青玉龙。青玉龙造型弯曲变化，龙身饰谷纹，采用透雕和阴线刻手法制成，龙身上部有圆孔，可作悬挂陈设。其造型纹饰、雕琢工艺均具有战国遗韵，时代为西汉早期。

玉舞人：共3件，均为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出土，造型优美，是国内出土玉舞人中的精品，白玉质，双面雕饰，采用透雕和阴线刻手法制成。从现有资料看，玉舞人多出于女性墓中，这应是汉代妇女喜爱的佩玉。汉代是我国历史上音乐舞蹈盛行的时期，皇帝的后妃多能歌善舞。如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飞燕”。汉代玉舞人的造型均具有细腰和长袖的特点，可以说这是汉代妇女翩翩起舞的真实反映。

玉串饰和耳珰：汉墓中出土玉串饰3组。1996年扬州郊区西湖胡场14号西汉墓（女性墓）出土的一组串饰为颈部挂饰，计由28小件连缀而成，即是用金、玉、玛瑙、琥珀、玳瑁等材料制成的珠、管、壶、辟邪、鸡、鸭等形态的微雕饰件，十分精致，每件小饰件皆有极细的穿孔。另两组是甘泉姚庄101、102号汉墓中出土的玉串饰，它一般装饰在手部，与手链相似。此外，扬州市郊西湖胡场20号汉墓中出土玛瑙耳珰1对，束腰柱状，中心穿孔，作耳坠用。

玉觿和鞞形佩：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出土的白玉觿，一端夹角形，一端龙首形，两面刻纹相同。觿是古代用于解节的锥子，西汉玉觿，为扁平片状，一端刻回首龙，显然不是实用器，应是一种装饰佩玉。扬州汉墓出土3件鞞形佩（又称心形佩）。鞞形佩主体中心部位为椭圆形，中间有一圆孔，上端呈三角形，正面微鼓，背面略凹，一般两侧附有透雕装饰。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出土的2件鞞形佩，其中一件在椭圆边缘饰缠绕螭，另一件是在椭圆

形边饰两边各饰龙凤形装饰。宝应县汉墓出土的一件则是在椭圆形边饰一侧饰回首龙形，另一侧饰大凤小凤，中间即椭圆下方浮雕一小螭，这件双龙双凤麒麟形佩，极为稀见。麒麟玉佩是汉代新出现的装饰佩玉，由早期射箭用的玉扳指衍化而来，是汉代崇武风尚在玉器上的反映。

严卯、司南佩、司南形佩、翁仲：刚卯、严卯是汉代特有的小玉器，与翁仲、司南佩构成了汉代辟邪玉器三件宝。甘泉三墩东汉墓出土的一件严卯，方柱形，中间穿一圆孔，外壁四面阴刻竖行爻书 32 字，内容与有关文献记载相符，为辟邪吉祥语。刚卯和严卯区别在“正月刚卯”、“疾日严卯”，汉代同质地的刚卯和严卯佩玉，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只有帝后、诸侯王、列侯方可佩白玉刚卯和严卯。这件严卯，质为和阗白玉，从墓主人的身份看符合礼制。甘泉三墩东汉墓还出土有司南白玉佩和司南形琥珀佩。司南佩，工字形柱状，上部一侧呈尖状体，按汉代礼制规定，司南玉佩要用白玉琢成，这件司南佩用新疆和阗白玉精雕而成，符合礼俗规定。司南形琥珀佩，形如简化的司南佩形。玉翁仲出土于甘泉双山东汉广陵王刘荆墓。

装饰配玉：这类玉器有玉具剑饰和玉具刀饰、嵌玉铜带板、玉贝饰、玉管、亚字形玉片、菱形和三角形嵌玉、改制兽面饰、双勾云纹配饰等。从扬州汉墓中出土文物看，这类玉器多有嵌在漆器、金器、铜器上的现象。如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女性墓）出土一件铜带板，在长方形框内嵌有透雕龙凤形黄玉薄片饰，十分精细。另外，扬州汉墓出土的玉具剑饰较多，有玉剑首、玉剑格、剑鞘玉璫、剑鞘玉珌配玉饰。玉剑饰的纹饰有蒲纹、网格纹、谷纹、云纹、螭纹、兽面纹和高浮雕蟠螭纹。汉代佩剑之风盛行，一般男子的棺内都有铁剑出土。《晋书·舆服志》载：汉天子以至百官无

不佩剑，已成为一种习俗。

（三）丧葬用玉

握玉：玉猪握是一种拥有财富的象征，在扬州汉墓中发现有两种质地的握玉，一种是玉握，一种是石握，如在王莽墓中发现有用“汉八刀”雕琢的猪形玉握，另在宝应县东汉墓中出土有一对贴金箔石猪握，较为少见。此外，扬州汉墓中还出土有长条形玉片手握，小型汉墓中死者手中一般只握有木棒和竹棒。

九窍塞：有眼盖，耳、鼻、肛、阴塞，口琰蝉，多为玉制，也有用玻璃制作的。耳、鼻、肛、阴玉塞，一般为圆柱体和八角柱体，两头略有大小之分，用青玉和白玉制成。扬州汉墓出土的玉蝉，汉代中期前后制作简单，汉代晚期和新莽时期的蝉，造型逼真。如甘泉姚庄 2 号墓中的白玉蝉，制作极为精美，为蝉中之冠。扬州汉墓中死者口中一般含蝉，因蝉的形态与人的舌头相似，一般认为“蝉性高洁”，蝉蜕变后会飞至高枝，所以古人希望死后能像蝉那样蜕变转世再生。

玉衣片和玻璃衣片：汉代盛行玉衣敛葬，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这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丧葬方面的反映。在丧葬用玉中还有用玉璧和碎玉片的。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所以，扬州地区发现的有一定规格的汉墓中，都出土有玉衣片和玻璃衣片。用九窍玉、玉匣和玉璧、碎玉片随葬，表明古代人们对玉的崇拜已神秘化了。

另在仪征团山西汉 5 号墓内出土扁形条状玉鱼一对，置放在内棺盖上沿中部，这种现象在扬州汉墓中属首例，作何解释，尚待进一步研究，可能是汉代地方丧葬礼仪风俗的反映。



(四) 生活用玉

历史上扬州汉墓多被盗掘，遗存的实用玉器发现很少。玉容器只出土 2 件，其中甘泉巴家墩西汉墓出土卮 1 件，为饮酒器。另一件辟邪白玉壶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白玉质，立体圆雕，是一种稀世之宝。一般国内发现的辟邪均为行走状，而这件辟邪玉壶辟邪为跽坐状，头顶壶口置银盖，手托灵芝仙草，中腹镂空，可能是装丹药用的器具，作为工艺陈设品它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甘泉姚庄 102 号西汉墓出土玉带钩 2 件，均为鹅形。玛瑙印 3 方，其中玛瑙虎钮印 1 方，出土于甘泉双山东汉广陵王墓，无字。汉代帝后才能用虎钮玉印，这方印虽无字，但亦作虎钮，根据墓主人的身份有僭制之嫌。另 2 件玛瑙印是甘泉姚庄 102 号汉墓出土，一件为玛瑙虎钮印，尺寸略小，无字。一件为小玛瑙印，印文“长乐富贵”。

(五) 汉墓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玉器

扬州主要在甘泉巴家墩西汉墓等处出土一些汉代以前的玉器，品种有：云龙玉璜、夔龙玉觿、龙形玉佩、龙凤纹大玉璧改制璧，这些玉器从造型、纹饰等方面都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特点，其工艺主要采用浮雕、双勾阴线、圆圈纹和高浮雕技法。如甘泉军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春秋玉璜，白玉质，为合身双夔龙首，身饰云纹，采用高浮雕、阴线刻技法，十分珍贵。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和改制玉器在汉墓中的传存，说明了汉人对玉的珍惜。

对汉广陵国玉器有关问题的认识

(1) 扬州汉墓出土的玉器，与王侯陵区有相当的关系

考古发掘和勘探资料表明，扬州汉代王侯陵区主要有三大区域：其一，在高邮神居山一

带（南距汉广陵城遗址约 42 公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掘的高邮神居山 1、2 号“黄肠题凑”式大型木构汉墓，结构复杂，规模宏大，根据“广陵私府”封泥和木牍上“六十四年”等文字推定，墓主人为西汉广陵王刘胥及其妻子。周围亦发现有陪葬墓。其二，在邗江甘泉山一带（南距汉广陵城遗址约 10 公里）。1985 年发掘的邗江杨寿宝女墩陪葬墓 104 号新莽木椁墓，墓内出土的铜鼎有“广陵服食官钉（鼎）第二”等铭文，由此推断墓主人为王族。而“宝女墩”大型汉墓的墓主有可能为西汉广陵王刘守的陵墓。1975 年和 1980 年先后发掘了邗江甘泉双山 1、2 号东汉早期砖室大墓，根据 2 号墓中所出的“广陵王玺”龟钮金印，推断墓主人为东汉时期广陵王刘荆。1984 年在甘泉老虎墩发掘了又一座大型东汉砖室墓，出土几件精美的玉器，根据墓葬规模推断，墓主人可能是东汉前期某代广陵侯。多年来在甘泉和杨寿一带发掘了许多西汉木椁墓和东汉砖室墓，邗江甘泉与杨寿相距很近，这一区域应是广陵国（郡）的又一陵墓区。其三，在仪征市张集庙山一带（东距汉广陵城遗址约 11.5 公里），有类似王陵的大墓，庙山顶部有人工堆筑的覆斗形土堆，南北长 55、东西宽约 40 米。有关单位对此进行了勘探，发现其下有一座大型木结构墓葬，结合周围发掘的团山、舟山中小型女性墓葬推测，庙山大墓很可能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墓。此外，据文献和传说，荆王刘贾和吴王刘濞均葬于今镇江境内。

(2) 汉广陵国玉器的装饰形态和纹饰

汉代广陵国玉器，以片状玉雕为多，制作时往往形与纹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龙形、凤形、云形、螭形、鱼形、贝形、黼形和舞人形象等，均在造型相对到位的基础上再用阴线勾勒细部形象。微雕的立体作品有辟邪、羊、鸭、鸡、鸟、胜、工形饰、花蕊形饰、壶、珠、管等。圆雕作品有辟邪玉壶、玉人、玉

猪、鹅形带钩。此外还有柱状、三角形、菱形、亚字形、卮形器。广陵玉器的装饰花纹有谷纹、蒲纹、涡纹、绶纹、弦纹、圆圈纹、方格纹、云纹、鱼纹、猪纹、变体龙纹、变体对凤纹、变体对鸟纹等，十分丰富。汉代玉器的形态、纹饰和吉语铭文装饰不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具有礼仪、辟邪、祈求好运、压胜、祥瑞及象征身份地位等作用，是汉人各种思想、意念的反映。如“辟邪玉壶”，背饰双翼，是汉人“羽化升仙”思想的反映。又如，玉翁仲、司南佩、严卯具有辟邪作用。再如，谷纹玉璧具有礼天作用。另一种玉璧，内圈饰蒲纹、涡纹或谷纹，外圈饰龙凤纹。璧圆形像天，龙凤均为天上的神异动物，龙能兴云降雨，凤为百鸟之王又象征祥瑞。璧内圈表示大地，蒲纹象征植物，谷纹代表庄稼和粮食，涡纹似水，万物生长靠水。内外圈纹饰的设计，体现了天上、地上及人间意识的有机结合，寓意深长。

(3) 汉广陵国玉器的工艺特征

广陵国玉器主要采用透雕、阴线刻、阴线游丝毛雕、浅浮雕手法。有些玉器采用高浮雕、圆雕和镂空技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丧葬玉器粗糙、简单。白玉制品雕琢精细、造型优美。白玉制品虽然多是扁平状，但通过透雕和阴线刻划细部相结合，造型显得活泼。如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出土的龙凤纹韞形玉佩，中间韞形弯曲，上边饰回首龙形纹，下边饰变体凤，凤嘴部形成尖角状，运用透雕和阴线刻工艺，使整体造型优美，动态感强。同墓出土的玉舞人，亦采用透雕和阴线刻的手法，双面雕刻，线条流畅，制作精细，表面光滑，舞人虽长裙甩袖，翩翩起舞，但重心很稳，给人以动态的艺术美；其二，浮雕、高浮雕、圆雕、镂空技法的运用。在西汉中期稍后至东汉中期墓葬中发现的几件玉器体现了这些工艺在汉代的发展水平。甘泉

“妾莫书”西汉中期墓出土的螭龙纹韞形玉佩，用透雕和浮雕技法制作，显得生动传神。甘泉老虎墩东汉前期墓中的“辟邪玉壶”是汉代广陵圆雕、镂空等制玉技法的杰作。高浮雕的作品较少，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玉剑格上饰蟠螭，为高浮雕工艺的代表作；其三，立体微雕玉器在西汉晚期的墓中与西湖胡场 14 号汉墓中有所发现。甘泉姚庄 101、102 号西汉墓和新莽墓棺内发现 2 组串饰，西湖胡场西汉墓中发现 1 组串饰，其中有许多立体微雕作品，它们均用 1 厘米左右的各种质料雕琢，塑造了各种可爱的动物和饰件，十分精美。

(4) 关于广陵国玉器的地方特色

汉广陵国玉器多是当地生产的，当然也不排除有外地生产的可能性，因汉代玉器有用于赏赐、馈赠的情况。汉代京都生产玉器，各较大的诸侯国也生产玉器，这些从考古发现中也能得到证实。如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北京大堡台汉墓、徐州楚王墓，均有大批玉器出土，其中一些玉器的造型及艺术风格等反映出一定的共性，但也有一些玉器工艺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广陵玉器与相近的徐州楚王墓出土的玉器相比，便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色：首先是制玉用料不同，徐州楚王陵出土的玉器大多用料较大，而扬州汉广陵国出土玉器大多用料较小；第二是琢刻的风格不同，徐州楚国玉器的琢刻风格一般雄浑豪放，体现出北方人的豪壮之气，而扬州汉广陵国玉器则大多琢刻精细，体现出秀而巧的水乡特色。扬州汉广陵国经济富强，是百工聚集的手工业生产基地，这些从汉墓中出土的漆器、玉器、铜器、金器等都可以得到证明。一些汉墓中出土许多殉葬碎玉，也正是手工业制作的旁证。汉代广陵玉器的特色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精品玉器有独特的创意，造型新颖；其二，白玉制品雕琢精细，工艺纯熟；其三，立体微雕动物和饰件玉制品惟妙惟肖，别



具一格。下面举例略加阐述。

甘泉“妾莫书”西汉中期墓出土的龙凤纹璜形佩，质为新疆和阗白玉，整个造型以合体对称双龙首制成璜形，下饰如意云，上饰回首变体凤，采用透雕和阴线刻手法双面雕饰，十分秀美。汉玉中的同类作品，一般为云龙形，而这件作品于其上加饰一凤，冲破了绝对对称的格局，其造型别具一格，显示出一种活力。与同类作品相比，该佩玉质莹润，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工艺精湛，在全国西汉玉器中尚属罕见。

东汉“宜子孙”螭凤纹璧形佩，质为和阗玉，双圈璧形，璧内两边置双螭，中轴的出廓顶部置“宜”字，“子孙”二字置于圈内上下位置。“宜”字三边由变体凤相绕，凤曲成大半圆状，两面均采用透雕、浮雕、阴线刻等技法雕饰。细部用游丝刻小圆圈纹、羽毛纹，“宜子孙”三字为篆书。整体造型独特生动，雕琢精细，玲珑剔透，为广陵东汉玉器的杰作。国内汉代玉璧有吉祥语的并不多见，一般有“长乐”、“益寿”、“宜子孙”等，多作悬挂装饰，惟有这件与玉具剑伴出，作佩玉之用。一般的只在璧的出廓部分聚饰双龙和铭文，没有凤纹，璧体不透空，而这件璧形佩，“宜子孙”三字贯穿轴线，加凤饰，且运用多种工艺手法于一体，可见广陵玉器工匠的独特构思和创新追求。

出土于甘泉姚庄 102 号西汉墓的白玉蝉，质为新疆和阗白玉，头、身部略厚，边缘渐薄，造型准确，工艺纯熟，雕琢简练，正面双翅挺拔，腹下鸣腔和腹尾节清晰，蝉体平洁晶莹，抛光技艺可谓达到了顶峰，从玉质、造型、工艺水准来看，此蝉应该代表了西汉广陵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东汉辟邪白玉壶，为甘泉老虎墩东汉前期大墓出土。在汉代玉器中的辟邪一般作行走姿态，有的背置插座，而这件辟邪玉壶，创意奇

妙，设计成跽坐姿态。其右手托灵芝仙草，左手撑地，张口露舌，胸背圆浑丰满，背饰双羽。该辟邪集圆雕、镂空、浮雕、阴线细刻等手法通体雕琢，尾足亦雕琢得十分清晰，当为稀世之宝，弥足珍贵。

扬州西汉和新莽墓出土的 3 件微雕串饰在同时代的玉器中也极为少见。微雕中的立体动物雕琢简练，颇具地方特色。

(5) 汉广陵国玉器是广陵盛行厚葬和经济富强的反映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西汉初期稳定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给玉器的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广陵是重要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与汉王朝相似。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厚葬之风盛行，西汉流行木椁墓，东汉流行砖室墓。西汉王侯陵墓木椁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如高邮神居山 1、2 号陵墓，计用楠木数百立方米，一般中小型墓葬用楠木或杉木也在 5~30 立方米。东汉王侯砖室墓一般建筑面积 100 多平方米，还筑有高大的封土堆。两汉墓葬出土文物



邗江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螭龙环形玉佩”时的情景